

## 第一章

今天是满月的前一天。

艾泽凯亚在老地方下了车，这个站点距离他在教会区[1]的公寓有三个街区。这会儿接近黄昏，艾泽凯亚可以感觉到自己热血沸腾。他皮肤瘙痒，浑身充满了不安分的能量，狼形态踊跃欲出。

该死的。他的狼形在满月的时候总是比往日更不安分，每到这时他便兴奋急躁，迫切地要想化形、奔跑、狩猎、交配。并且似乎每一次满月过后，他都更难以抵抗这种冲动。

自青春期以来，艾泽凯亚就一直在抵制着自己的狼形，如今他应当更为熟练才对。毕竟，他的狼形态显然是一只彻头彻尾的Omega狼。

艾泽凯亚强迫自己不去回忆那段过去，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匆匆走向他的公寓。

因为月期，还有狼形急迫地想要显现出来，艾泽凯亚的嗅觉已经变得更加敏锐。他知道附近还有其他的变形者。在旧金山这么巨大的城市里，自然存在其他狼人。艾泽凯亚知道城中至少有好几个不同的狼群。他们大多时候都守在自己的地盘里，不难避开。孤狼才是艾泽凯亚要警惕的，他们在夜里溜达，露出爪子和尖牙，像狗寻肉一样想把艾泽凯亚嗅出来。

艾泽凯亚打了个寒颤。

天黑了，他需要回家。

他的父亲告诉过他，如果没有狼群的保护，在这座城市里他活不到一个星期。但是被当成狼群的出气筒——或者经受更糟糕的对待——算得上什么保护？艾泽凯亚也不知道。十六岁，他就离开了俄勒冈州，到目前为止已经孤身一人过了三年。但艾泽凯亚还没有交配过，而发情的情热越来越强，他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会印证父亲的说法。总有一天他会遇到一个他逃不过的Alpha，然后对方就会罔顾他的意愿侵占他。在他自己的狼群里，他曾被当成沙包打。换作另一个狼群，一个不存在血缘约束力的狼群，他可能会被当成狼群的公用婊子，被轮流侵占。Omega狼不就这点用途嘛。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反复听到这些话了。

艾泽凯亚的父母都是Alpha。萨德勒狼群共有五只Alpha狼，艾泽凯亚从小看着他们为了争夺头狼的位置而大打出手，但是亚伦·萨德勒作为萨德勒狼群头狼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动摇。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的儿子能够挑战他，并成功从自己的手中夺得头狼地位，但是艾泽凯亚却只是让他失望，进而变成了他的耻辱，进而使他愤怒，不断引起他深刻的厌恶。

从出生起，艾泽凯亚就一直是那么地脆弱。

大家都觉得艾泽凯亚熬不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自那以后，他就在不停地追赶狼群中其他的孩子。他总是狼群中最小的那一个孩子，永远是最慢最落后的，就算当时的艾泽凯亚不知道“Omega”具体意味着什么，他也感觉得到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后来艾泽凯亚得知，在一些狼群中，Omega是

受到尊重甚至崇拜的。但萨德勒狼群不是这样，即使他的父亲是头狼。

艾泽凯亚又哆嗦了一下。

在街道的拐角处有一间商店。艾泽凯亚停下来走进去买了面包和火腿做晚饭。交了租金还有水电费后，他在星巴克领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但是现在，他只想随便买点什么，然后趁着天黑之前赶紧回家。

他的公寓在四楼。这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没有房间，床就在客厅，角落里立着柜子和水池，旁边还有一间狭小的浴室。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这是艾泽凯亚自己的地盘，用他自己的钱租来的。父亲曾经轻蔑地告诉他，他永远不能够独立，可是现在他做到了。

艾泽凯亚将钥匙插进锁转了几圈打开门。走进去时，他发现有人把什么东西塞进了门底下。看清楚是什么时，他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下去——那是一张来自俄勒冈州的明信片。

艾泽凯亚把面包和火腿放在鞋柜上，然后确认门窗都锁紧了。他从地板上捡起明信片，翻过来想要阅读反面的留言。但是那上头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投递的地址都没有，也就是说，是送信人亲手递送的。

天啊。他现在没办法应付这个，至少不是在他快要发情的时候。他把明信片撕了个粉碎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觉得热得过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对狼形的渴望，也是因为他再一次进入了发情期。上一次

热潮至今已有四个月，他也早该发情了。艾泽凯亚对于处理情热有丰富的经验。通常情况下，他会尽可能地多吃退烧药，然后淋上好几个小时的冷水澡，直到最凶猛的那一阵热潮退去。不过艾泽凯亚仍然讨厌情潮碰巧在满月的时候来临，他总是担心比往常更浓郁的气味会招来某个不顾他抗拒的人渣，虽然在情热中，受本能操控，他根本不可能向对方提出拒绝。

艾泽凯亚脱掉衣服去冲澡。水压低得要命，但冰凉的水流从灼热肌肤上流过的感觉很好，并且稍稍抑制住了他越发强烈的欲望。

当艾泽凯亚终于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笼罩了他的公寓。艾泽凯亚可以听到附近某个地方传来的贝司扭曲的重击声。这声音来自底楼，他想。如果集中注意力，他还能听到轻轻交谈的声音，三层楼下的女人喂她孩子吃饭时餐具和盘子碰撞的声音，上一层楼传来的尖锐笑声，还有一个男人在街上突然干咳的声音。这些噪音刺痛着他敏感的耳朵。

艾泽凯亚慢吞吞地挪向床，只在经过鞋柜的时候停下来拿走那包火腿。

他现在头疼得厉害，还开始发烧，而且在他心底，受月亮的影响，属于狼的那一部分正在隐隐哀号。

艾泽凯亚拉起毯子盖过了自己的头。

今夜可要漫长得很了。

\* \* \*

“你看起来可真糟糕。”第二天工作轮班的时候，玛丽亚责怪道。见艾泽凯亚没有立刻回答，她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说道：“说真的，你没事吧？小艾？”

往常这个昵称会惹恼艾泽凯亚，玛丽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艾泽凯亚只是疲倦地点点头，把名牌别在衬衫上。“我没事。”

直到黎明前的时候，热潮才褪了下去，此时艾泽凯亚只想用毯子盖住自己的头然后待在床上哪儿也不去，可是他无法承担旷班的后果。应接不暇的工作通常能够让人分心，但是今天，他才刚刚经历过热潮，又即将迎接满月，周围的每一点刺激都被放大了。勺子掉落时“哗啦啦”的声音堪比架子鼓刺耳的敲击声，咖啡机工作时持续不断的噪音如同炮火一般。时间一点点过去，凯亚越发觉得恶心，他没办法继续接单了，更别说保持脸上的微笑。他头痛得要死，而且他快累死了。

“今天过得很糟糕吗？”

艾泽凯亚猛地抬起头来。

这男人是一个狼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或许能够用西装掩盖起自己捕食者的身份，把锋利的牙齿隐藏在微笑之下，但是艾泽凯亚的狼在看到对方的那一瞬间就警觉了起来。这个人不只是狼人更是一个Alpha。艾泽凯亚的内心深处挣扎在向对方暴露咽喉、选择臣服的本能和亮出獠牙示威的渴望之间。

“今天过得怎么样？”那Alpha又问了一遍。

艾泽凯亚挪低了自己的眼睛，试图避开对方充满侵略性的眼神。“您要点什么？”

面前的Alpha开口道：“大杯美式。”

艾泽凯亚缓慢地呼出一口气说：“您的名字是？”

“迈克尔。”

艾泽凯亚把这个Alpha的名字潦草地写在杯子上，然后将订单交给了玛丽亚去做。

他仍然能感觉到这个Alpha在注视着他接待下一位客人。

Alpha的饮品做好之后，艾泽凯亚将那杯咖啡平推过柜台交给对方。当迈克尔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碰在一起的时候，他畏缩了一下，几乎想要后退。他颤抖着，感到自己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而血液正燥热地冲向头顶，然后他不安地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他低垂着视线刻意不去看对方，直到迈克尔从商店里离开。

在这之后，集中注意力变得更加困难了。艾泽凯亚感到心神不宁：本能因为接触了Alpha而躁动着。他渴望被一个Alpha占有，渴望加入狼群，但是艾泽凯亚不想仅仅因为生理需求就选择臣服，向对方露出自己的咽喉或者弯下自己的膝盖。一旦他被占有，他就得带着这标记过一辈子。艾泽凯亚不会仅仅因为自己的需求就作出这种选择，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替他作出这种选择。这正是他离开萨德勒狼群的原因。

他的父亲厌恶自己的儿子是一个Omega，他的母亲则更为现实，一直在等待他十六岁第一次结合热的来临。到那个时候，她就会立刻让属于全国随便哪一个狼群的出价最高的Alpha拥有他。

艾泽凯亚曾扬言要逃走。

他的母亲却告诉他一些Alpha一旦嗅到他身上Omega的味道就会立即占有他，这样他们的狼群也尽快摆脱这个麻烦。

他的父亲则说，这是一个下贱的Omega所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了，孤身一人的话，他活不过一个星期。他还问艾泽凯亚知不知道那些脱离狼群保护独自溜达的Omega被叫做什么？强奸诱饵。

不管怎样，他已经逃离了那里。

他还会选择再一次从这里逃走，如果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 \* \*

最后一班工作总算结束了。

艾泽凯亚收拾好自己的背包，和玛丽亚道别，然后提着垃圾袋往咖啡店后面的狭窄小巷走去。

当艾泽凯亚打开垃圾桶的盖子时，摩擦的金属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他依然头痛得厉害。他拎起垃圾袋快速地丢进垃圾桶

里，尽量不去闻那些让他想要呕吐的味道，有那么一会儿，他只闻得到垃圾腐烂的味道，那味道太浓烈了，一时之间让他丧失了其他的感官。

他甚至几乎没听到小巷子里渐行渐近的脚步声。

“Omega。”

艾泽凯亚转过身，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是那个早些时候见到的Alpha——就站在他面前。迈克尔将他逼得靠在垃圾桶上，当艾泽凯亚试图推开他的时候，一把抓住了艾泽凯亚的手腕。

“别这样。乖乖做个小婊子，这样你才能得到满足。”迈克尔猛地将艾泽凯亚向后推了一把，后背磕在垃圾桶上。

疼痛从艾泽凯亚的脊椎迅速蔓延开，艾泽凯亚大声反抗道：“放开我！”

“等我操完了就放你走，你这个Omega荡货。”迈克尔将艾泽凯亚的手腕反扭在身后，使他背过身面对着垃圾桶。“我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搞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艾泽凯亚试图克制住自己不断加剧的恐惧。他清楚地知道对这个混蛋来说他应该做的是什：脸贴在地上，屁股高高翘起，不断发出呜咽和呻吟。

不。他不能让这个Alpha占有自己。不能让任何一个Alpha占有自己。

艾泽凯亚拧过身，猛地用肘部击向迈克尔的鼻子。随着一声



闷响，迈克尔嘶吼着向后跌了几步。他愤怒的咆哮声回荡在艾泽凯亚的耳边，恐吓着他，艾泽凯亚的每一丝本能都迫使自己向面前这个Alpha屈服，以免受伤。但艾泽凯亚知道，趁迈克尔反应还没过来，他只有几秒钟的优势。他从侧面冲了出去，在迈克尔向他伸出手臂的时候侧过身，勉强地躲过了那只朝他袭来的爪子。

天啊。

迈克尔正在变身。

艾泽凯亚拔足狂奔。在有一个怪物跟在他身后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想过回到咖啡店去。他知道以人类的形态，他不可能从这个Alpha手中逃脱，人形太过于柔弱了。该死的，就算以狼形他也没有可能逃过迈克尔的追捕，但他只有这个最佳机会。

金门公园[2]距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区。

艾泽凯亚拼命地跑。傍晚潮湿而阴冷，在夜幕降临之前，薄雾腾起，旧金山的一天又结束了。

他从17号大道的小巷子里冲了出来，向右一个急转弯。这附近人不多，真该死，但是最起码还有几个人，能稍微拖延迈克尔一会儿。因为哪怕是最混蛋的狼人也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该在大街上有人的情况下以狼形出现。

艾泽凯亚沿着林肯大道的汽车道奔逃，感到从肺里泛起灼烧一样的刺痛感。他总算到了金门公园，那儿有一千多英亩的绿地。艾泽凯亚沿着公园大道向自己看到的第一行树直直冲

去，他迫切地需要变身成狼形，他得跑得比人形时更快来甩开身后的威胁。

他毫不犹豫地冲进灌木丛中，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冲向了头顶，在发肤之下沸腾叫嚣着。

他从一个斜坡上滑了下来，不得不张开胳膊以保持平衡。在脸着地之前，他让自己在斜坡底下停下来，然后随便选了一个方向夺路狂奔。

他非常确定，迈克尔的爪子随时都有可能抵在他的喉咙上。

艾泽凯亚跌跌撞撞地往树林里逃去，希望这样能或多或少掩饰他的气味。

天啊。迈克尔究竟在哪里？艾泽凯亚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得过一个Alpha。迈克尔很可能是在戏弄他，等着他跑到筋疲力竭。

艾泽凯亚停了一会儿——他不够协调，没法一边化形一边跑，况且他还没脱掉衣服也没有甩掉背包。他抓住自己衬衫的下摆，爪子划在他肚子上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艾泽凯亚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变成狼形了。他怕极了，吓得喘不上气，甚至都没有发现他的双手已经变成指爪。

他拽下了他的衬衫，喘着粗气，试图平静下来。

他察觉不到迈克尔在哪儿，艾泽凯亚的感官一直比狼群里的其他人要迟钝得多。Omega从来都不是捕猎者，Alpha才是。这些该死的Alpha天生就是捕食者。

一声长啸响彻树林。

艾泽凯亚感到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下去。

随即，一只狼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只体型巨大的狼。

充满威压。

那是一只灰狼，但又不能完全算是灰色。这只狼的头冠是一种几近墨色的深棕色，下颌的颜色和沙子接近，或者焦糖色，而眼睛则是浅色的。

他的气味让艾泽凯亚感到一阵目眩。

这不是迈克尔。他能闻出他俩的不同。

他闻到了.....

上帝啊，他闻到的满满都是这只狼的气味，那味道像浓烟一样浓厚，叫人欲罢不能。艾泽凯亚想要被他占有。他想向这头狼，向这个Alpha，彻底袒露自己的咽喉。他想翻倒在地，露出他的肚皮，露出他的咽喉，露出所有他最脆弱的地方。他想蜷伏在尘土里，大张开腿让这个Alpha进入他，喂饱他，彻底拥有他。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狼嚎。

另一只狼回应着那个声音。

这是一个狼群。

天啊，他早该想到。

今天是满月。还能有哪里比金门公园更适合狼群奔跑？这意味着光是进入这个公园，艾泽凯亚可能已经触犯了狼群数十条不同的条约。他不隶属于任何狼群，也没有被谁标记。面前的Alpha可以因为他冒失地闯入而杀了他。

更可能是先奸后杀。

艾泽凯亚的衬衫从他的指缝中滑落下来。“我很抱歉。拜托，我很抱歉。”

那只狼倾向他。

艾泽凯亚的心脏突突直跳，双腿颤抖着，努力克制着跪下来的冲动。他体内的狼性低声抱怨着，那声音几乎要从他的喉咙里溢出来。臣服的渴望比往常更强烈：满月，扑面而来的Alpha的气息，残余的热潮都在推波助澜，让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从未如此渴望被人占有过。

但那只狼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艾泽凯亚憋住眼眶里的泪水，弯腰捡起他掉落的衬衫。他缓慢地将这件衣服套上，知道面前的狼随时都可能上前将他扑倒。

但它的双耳在微微颤动，平静地注视着他。

艾泽凯亚从地上捡起背包。他的心跳加速，尝试着向后退了

一步。

这只狼依旧静静地待在那里。

艾泽凯亚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结果他绊了一跤，摔靠到一棵树上。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狼扑了上来。

艾泽凯亚浑身僵硬，紧闭着眼。他能感觉到狼的重量和喷在他身上的热气，还有触手可及的皮毛与肌肉，还有獠牙。天啊，獠牙。那些尖牙轻轻咬着他的左手腕——艾泽凯亚不禁倒吸一口气——他能感受到尖牙压迫在他的血管上。利齿顶着他的桡动脉重压着他的脉搏。

那只狼真正咬下去的时候，艾泽凯亚颤抖着吸了一大口气。尖牙刺破了他的肌肤，血液正从伤口处涌出来。狼松开嘴，用它温暖的舌头舔了舔艾泽凯亚的手腕。

艾泽凯亚抽噎着。

他听见枝叶被踩踏折断的声音。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狼已经走了。

[1]Mission District, 旧金山最古老的区域，曾以脏乱差闻名，如今已成为文艺气息浓郁的地区。

[2]Golden Gate Park, 旧金山市内一座大型的绿地，占

地1017英亩。

## 第二章

帕克·埃利斯尾随那个娇小的Omega穿过公园，每隔几分钟就抽动鼻子确保自己没有跟丢他的气味。他闻起来像咖啡，又像恐惧的气息，更重要的是，抛开所有这些气味，他闻起来是一个十足甜美的Omega。

那男孩急匆匆地冲进了公园里，仿佛有魔鬼紧跟在他身后一样。帕克很快意识到，那魔鬼正是一只只身游荡的Alpha。帕克派他的手下丹和凯特去处理那个Alpha，自己则跟上了先前的Omega。

一个离群的Omega在满月时闯入埃利斯狼群的领地，无异于邀请别人去占有他，而帕克本来就有这样做的权利。但这男孩并不是跑进公园来捣乱的，这不是对狼群的挑衅。他显然只是被吓坏了。

帕克暂时放走了他，一直跟着他到林肯大道的入口以确保他的安全。现在帕克已经记住了男孩的气味，很容易就能追踪到他。更重要的是，男孩也沾染了帕克的气味，帕克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他现在依然能够回想起男孩香甜的血液在他嘴里弥散开的味道。

看见这个Omega安全地返回到街上之后，帕克就立刻回到了

他的狼群中。埃利斯狼群是旧金山最大的狼群，拥有超过五十个成员。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在每一次满月的时候变形奔跑——作为人类时太多的繁杂事务，让他们没法释放狼性——但是每个月至少也有三十多个狼人能放纵本能。埃利斯狼群的领地范围几乎囊括了整座城市，从金门公园往西，到东区的集市街以北。这是一块相当大的领地，而帕克以了解领地内的点点滴滴为傲。

狼的天性与人类世界的冲突，是这个城市奇异的不和谐之处。在野外，一只狼可以享有自己领地内的每一寸土地，在领地上巡逻，保卫其领地。但在城市里，一只狼不得不与成百上千的人共享领地，其中除了人类，还有其他的狼人。城市里高楼林立、交通拥挤，数以千计的人流每天来来往往，不断跨越着领地边界。在城市中，狼群领地的边界多半驻守不严。这意味着相比乡野的狼群，城市里的狼群必须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处理领域内的违规行为。他们得搞清楚一个狼人闯进领地到底是为了挑衅头狼，还只是单纯地赶去上班。

今晚，这个Omega并不是故意找埃利斯狼群的麻烦，但那个Alpha就纯粹是来挑衅了。任何一个Alpha都应该心知肚明这些规矩，更何况帕克之前就和迈克尔·福迪诺斯打过交道。福迪诺斯在这个城市工作，所以他先前就向帕克征询过在埃利斯狼群领地内居住的正式许可。但是帕克不喜欢他。他一方面想获得进入领地的许可，一方面又想保持着孤立状态不加入埃利斯狼群。帕克不相信任何一只孤狼——狼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习惯于狼群的结构——但他又没有任何实际理由拒绝让福迪诺斯拿到“安全通行证”。

今晚，当福迪诺斯为了追逐那个Omega闯入公园的时候，帕克咆哮着叫他停下。但是他没有。那这就是在挑衅。

帕克抽动鼻子捕捉狼群的气味。在他们刚才分头的地方，他能闻到丹和凯特的味道，也能闻出福迪诺斯的味道，还可以闻到血液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微弱的铁锈的味道。

当他小跑回茂密的杂树林时，福迪诺斯躺在地上，凯特和丹站在他旁边。其余的狼人在视线以外的地方包围成圈。

福迪诺斯已经转变为人形了。

丹和凯特还是狼形。

帕克在朝前走的时候变成了人形。在重塑的过程中，他的肌肉拉伸、骨骼断裂。变身的痛苦总是尖锐而清晰，迅速而灼烫，但在几秒之内就结束了。紧接着，帕克以人形站在福迪诺斯面前。

“我说了停下。”他的声音非常低沉。

福迪诺斯撇着嘴。“你又不是我的头狼。”

丹朝他低声咆哮。

“这是埃利斯狼群的领地，”帕克说，“你能够住在这里全靠我好心。不过以后你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你不过是一只小崽子！”福迪诺斯说道，他面部扭曲，獠牙裸露，“你还没有当头狼的那个能耐！”

“那你要我证实一下吗？”帕克反问，爪子从皮肤下破出。



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有不识时务的外来者因为他的年龄和他看似青涩的样子，想要挑衅他。但是后来他们都学乖了。

“那个Omega在哪儿？”福迪诺斯咬牙切齿地问道。“你要说你是个强大的头狼，那你现在不正应该把他按在地上操吗？”

凯特看着他，她的耳朵抖了抖，似乎也在好奇同样的问题。

帕克眯眼看向福迪诺斯。“给我从我的领地上滚蛋。如果你在黎明之前还没有离开，我会杀了你。警告我只说一次。”

凯特和丹从福迪诺斯身边离开。福迪诺斯有些艰难地站起来，拽着身上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的西装，然后从树林间扬长而去。帕克凝神听着，确保有几个Beta一直跟着他。

“怎么样？”他问凯特，凯特挑起眉头。

凯特变成了人形，毛发从皮肤上褪去。她站直身子，坦然赤裸着。“好吧，那个混蛋说得有点道理。”

凯特生来是一个Beta，但同时也是帕克的姐姐，所以她从不需要向帕克表现出她的臣服，无论是对一个Alpha的臣服，还是对一名头狼的臣服。她从头发里摘出一根树枝，说：“如果我们的领地里有一个四处乱跑、没有标记的Omega，早晚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标记他。”丹在她的腿边打转，凯特伸出手指顺着他的皮毛来回抚摸。“而且不止我们自己人好奇，周围的狼群也会。”

帕克皱起眉头。

他才刚满二十八岁，作为狼群的头狼未免太过年轻。好吧，虽然目前为止，无论是来自狼群内部的威胁——把自己的表兄弟本从狼群中驱逐，虽然这事不堪回首，但他必须这么做——还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他已经能够成功阻止每一个前来挑战他位置的狼人，但是他时不时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这些威胁大部分是来自那些无组织的Alpha，他们觊觎着埃利斯狼群的领地，并且认为自己可以肆意闯入然后夺取首领的位置。他们大多是外来者，所以显然是没有听说过帕克·埃利斯是一个无情、残酷、毫无慈悲的首领。福迪诺斯可以轻易地任人揉搓，就像随意对待一套便宜西服那样，但不是每一个挑战者都像他一样怯弱。

“所以呢？我必须标记那些流浪的Omega，只因为这样做会让我显得更强大？”事实是，帕克是想这么做的，而且不仅仅出于这一个原因。他仍然可以闻到那个Omega的气息，仍然可以尝到他的味道。他的狼性因为占有对方、强迫对方臣服的想法而蠢蠢欲动，让他忍不住想长嚎。

“是的，”凯特简单地回答道，“你就该这么做。”

帕克知道她是对的。

\* \* \*

满月夜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尾：大家回到帕克位于太平洋高地[1]的家狂欢。这幢房子由埃利斯家第一个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先祖建造于一个多世纪前。他因为发现了一座银矿而

一夜暴富，并且毫不介意展示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这房子非常大，有八间卧室，还有被划分成五间独立卧室以供来访的狼群成员留宿的阁楼，以及一座马车房。与许多其他传统或者居住在乡野的狼群不同，埃利斯狼群的全体成员并非都住在一起，但帕克的房子总是向狼群开放，狼群里大部分的成员一周至少要上门拜访好几次。

帕克坐在远离其他狼人的地方，一边喝啤酒一边听着他身边交谈的片段。狼群的一些成员在公园那场对峙之后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帕克看着丹和凯特在他们中间周旋，同他们谈话以平复骚动。丹也是个Alpha，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挑衅帕克，帕克信任他。他们俩打小相识，丹的父母加入了狼群。而丹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狼群，在他和凯特结婚之后更是冠上了埃利斯的姓氏。帕克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忠诚，多亏了丹他才能在本攻击他之前知道本的意图。

帕克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向了马车房。马车房里亮着灯，但是窗帘拉了下来。

可怜的本认为他对帕克的挑战是在替狼群的前任头领复仇。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就是，年轻的Alpha为了赢得头狼的位置，在没有任何示警的前提下无情攻击了自己母亲。如果帕克动真格的，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

马车房的门打开了，在合上身后那扇门之前，一片灯光短暂地映出帕克父亲的轮廓。

帕克停了一下，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向主屋。他知道他的父亲会跟上来。帕克走进书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他的父亲在他身后叹了口气。“哦，不算太坏。”

他在说谎。帕克没有挑破。

“夜跑还愉快吗？”

帕克转过身面对着他。

哈里·埃利斯是一个Beta，他有着深灰色的头发，眼角布满细纹。他把手抬高了一下，仿佛想要搁在帕克的肩膀上，终究还是垂了下去。

“你还记得迈克尔·福迪诺斯吗？”

哈里点了点头。“他是个Alpha，对吗？在金融区工作？”

“今晚我把他赶出了领地。”帕克说。他用手揉了揉额头，他从他母亲那里学来了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他搞乱了我们的夜跑，还拒绝让步。”

哈里似乎已经闻到了Omega残留的气味，他只是挑起眉毛等待着帕克的下文。

“他当时在追一个Omega。”帕克说。

“一个还没有被标记的Omega？”哈里问。

“他要是被标记了也不会独自在我们领地上晃荡，”帕克说，“而且他闻起来独一无二。天啊，爸爸，他闻起来太他妈的棒了。凯特觉得我就应该标记了他。”

“凯特是个聪明的姑娘，”哈里说道，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如果她生来是个Alpha，现在大半个北美可能都是我们的领地了。”

帕克不屑地哼了一声。“或许吧！”

“标记一个Omega是明智之举，”哈里说，轻轻叹了口气，“在别人下手之前。”

帕克感觉他的狼在咆哮。不，这个Omega是、他、的。让其他任何人占有这个Omega的想法都使他体内的狼暴怒。而作为一个人.....他有些犹豫。他不了解这个Omega。谁说这个Omega一定就适合狼群？就算这个Omega如传言所述就是一个饥渴的婊子，帕克在统领狼群的时候，真的想要应付这样一个该死的Omega吗？帕克想要的是一个伴侣，不是一个娼妓，至少不能长期跟个娼妓搞在一起。Omega在狼群中被辗转接手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很显然，唯一能够让他们保持安静的法子就是用阴茎把他们塞满。或许这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但他的狼发出不悦的噪声——它不愿意和人分享这个Omega。

帕克之前从来没有见过Omega。大部分狼群能产生的Alpha数量很少，多数还是Beta。而Omega实属罕见，几乎被算作是基因变异。据说蒙特雷的里韦拉狼群拥有一个Omega，但帕克唯一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将其锁了起来。帕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直把他锁着。几年前，一个俄勒冈的狼群曾试图向竞价最高的人出售他们的一个Omega，但帕克的妈妈并没有回复他们的电子邮件。

“我他妈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他最终喃喃道。

哈里微微一笑。“可是麻烦已经找上你了，儿子。它已经踏上你的领地，而你又一次让它跑了。不要妄想福迪诺斯会对此守口如瓶。”

“我当时就应该撕裂他的喉咙。”帕克说道。

“也许吧，”哈里收起笑容，“你有这样做的权利。”

帕克从他身边走开，再次转过身面向窗户。白天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眺望海湾；到了晚上，帕克可以看到远处山上的房子里的灯光。夜色里，漆黑的海洋上偶尔点缀着浮标闪烁的光亮，以及来自过往船只和阿尔卡特拉斯岛上的灯光。帕克摇了摇头。“这不是……”

这不是他想去管理狼群的方式。母亲之前教给他的是不同的东西。她经常向帕克强调，比起即刻判决，包容和怜悯更为重要。她相信谈判永远胜于暴力冲突，她一直担任着调解人的角色。

“我们可能是狼，宝贝，”她曾这样对他说，嘴角挂着微笑，“但我们不是禽兽。”

帕克想念她。他仍然可以感受到八个月前，他的尖牙撕扯开她皮肤的感觉，他讨厌这样。在想起她的时候，第一个浮现在帕克脑海里的就是他残忍背叛她的记忆，也是唯一的一段记忆。

“我知道。”哈里说道，他清了清嗓子。“听着，现在我得回去了，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

“谢谢你，爸爸。”

父亲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帕克闭了一会儿眼睛，再次想起了那个Omega的味道，想起他的血在自己舌头上流散开的感觉。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的狼形踊跃欲出，视线也染上了一层红色。帕克感觉到自己的尖牙露了出来。

他想要那个Omega。

他是埃利斯狼群的头狼。

最重要的是，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他想要那个Omega，所以他会占有他。

[1]Pacific Heights, 旧金山最昂贵的住宅区，住着很多富豪和名人。

### 第三章

艾泽凯亚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大概是仅凭着身体本能和肌肉记忆。他隐约记得公共汽车的轰鸣，然后自己在老

地方浑浑噩噩下了车。直到他坐在淋浴喷头下，手指紧攥着受伤的手腕，他的大脑才开始重新运作。

那个Alpha咬了他。被刺穿的标记处阵阵抽痛，但是咬得不重。伤口不足以致命，却依然疼得要死。血孔周围的皮肤青肿破皮，不过至少已经不再流血了。艾泽凯亚把咬痕置于喷头的热水之下，看着血块慢慢地消失在下水道口。他拿起肥皂，在能忍受的范围内用力地擦拭那个伤口。

天哪，一个Alpha咬了他。这算是一个标记他的咬痕吗？既然如此，那个Alpha为什么又见鬼地让自己逃掉？

凯亚一想到那只狼就浑身发抖，甚至在他盘腿坐在淋浴间的地板上的时候，都感到忐忑不安。仅仅是因为满月和残余的热潮，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的阴茎就渐渐硬了起来。任何一个Alpha都能让他起反应——该死的Omega生理反应。

除了迈克尔，因为你不想被他占有。

艾泽凯亚把这相悖的声音忽略在脑后。这一切只是因为满月，只是因为他的热潮，和其他的事情无关。

艾泽凯亚哼了一声，把后脑勺抵在淋浴间的墙上。这不公平。这是自从.....自从第一次热潮之后，他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当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席卷而来的时候，艾泽凯亚闭紧了双眼。

那是他一生中最丢脸的时刻。

那时候艾泽凯亚已经十六岁了。一天下午，在他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狼群里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孩子威利斯向他扔了一



块石头。这并不令人意外。通常来讲，艾泽凯亚会忽略掉这种行为，然后继续往前走。但是那一天威利斯不想轻易让他离开，他抓住艾泽凯亚背包的带子，将他扭过来，推到树上，然后对着他……咆哮。

上帝啊。

威利斯那时才十四岁，满脸雀斑，比艾泽凯亚还矮了一个头。但他的咆哮中蕴含了什么——那种攻击性，那种支配力——就好像按开了艾泽凯亚大脑中的一个开关。他的皮肤开始发烫，视线模糊了起来，突然沉醉在那个男孩的汗味之中。在艾泽凯亚意识到之前，他已经跪下来，他的阴茎发硬，向这个年轻的男孩露出喉咙并且乞求着被对方享用。

如果威利斯没那么震惊，如果他采取了实际行动，而不是站在那里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艾泽凯亚确信自己不可能那么轻易地逃脱。

他径直跑回了家，眼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仅仅因为另一个孩子对着他咆哮，他就进入了热潮，他为此感到羞耻难堪。

像个娼妓一样。

像个浪货母狗。

像个强奸诱饵。

当他母亲发邮件让Alpha们对他竞价投标的时候，当艾泽凯亚最终亲眼见证亲生父母是怎么看待他的时候，他逃走了。他逃离了俄勒冈，逃离了他的父母，他的狼群，却从来没有真正逃离过那种屈辱。

这不公平。

要是他生来就是Alpha或者Beta就好了，不然他宁愿自己从未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艾泽凯亚一直坐在淋浴喷头下，直到水温变凉，然后蜷缩在他的毯子中颤抖着入睡。

\* \* \*

“昨天睡得很晚？”第二天艾泽凯亚上班的时候，玛丽亚调侃道。

艾泽凯亚咕哝着绑好围裙。昨晚他没睡够，而且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又一直被那些疯狂而混乱的噩梦和春梦困扰着。他醒了好几次，不是一边想象着被陌生Alpha狠狠操干的场景一边抚慰自己的阴茎，就是已经被溢出的精液搞得黏糊糊、湿漉漉的。

玛丽亚看到了缠绕在他手腕上的一层绷带，然后表情立刻变得柔和，充满关切道：“你还好吗？”

“不小心把自己烫到了。”艾泽凯亚撒了个谎。他仍然能感觉到被刺穿的标记处在轻微地抽痛，如果他听之任之，这个Alpha标记能让他全身上下都燃烧起来。

他被标记了，但不是永久标记。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

很庆幸这个Alpha没有永久标记自己——他不想成为整个狼群的性玩具——但是他也完全搞不懂对方为什么只是单纯地咬了他，然后放他走。

“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下，嗯？”

“好。”艾泽凯亚苦笑道，他知道早高峰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得连着忙活几个小时。但是他不介意，忙起来能让他忘记对昨晚的恐慌——对那个陌生的Alpha的恐慌，和对迈克尔的恐慌。天啊，如果迈克尔今天又出现该怎么办？

一整天，艾泽凯亚都在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生怕会看到迈克尔又一次站在这里，面带傲慢而得意的笑容。

“别这样。乖乖做个小婊子，这样你才能得到满足。”

这不是他想要的，完全不是。虽然艾泽凯亚心中的确有极其渴望被支配的那部分，但是想要被支配和想要痛苦与羞辱是有区别的。他不想成为一个恳求着别人在他体内成结的婊子，他不想成为一个狼群的财产。他想要被一个珍惜他的伴侣拥有，对方会郑重地对待他的臣服，并且知道那臣服是珍贵的，是静谧而圣洁的，是他全身心的付出。

初到旧金山的时候，艾泽凯亚遇到过另一个狼人。安妮是一个Beta，在她的儿子挑衅狼群的头狼失败后，她逃离了俄亥俄州的狼群。她的儿子在那场战斗中丢掉了性命。安妮向西边逃亡，最终在抵达西海岸后定居了下来。她不愿意再加入又一个狼群，于是选择融入人类社会。

安妮告诉过他，并非所有的狼群都贬低Omega。她记得，曾

经有那么一段时间，Omega被大家恭敬尊重地对待。她说，它们是狼群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带来了和谐与平衡，使狼群变得更加.....强大。在此之前，艾泽凯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词能和Omega联系起来，那些他不幸遇见的Alpha也都和这些词语无关。

艾泽凯亚一边工作，一边回想着昨晚见到的那个Alpha，试图记起来自己到底鲁莽地闯入了谁的领地。好像是埃利斯狼群来着？艾泽凯亚不太确定。无论是在俄勒冈还是这里，他都一直远离着狼群的政治中心。在俄勒冈的时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而在这里，则是因为他想避人耳目。他知道他位于教会区的公寓处在中立地带。安妮告诉过他，只要他停留在集市区以南和凯萨查维斯大街[1]以北的地区，就不会引起当地任何狼群的注意。

他想念安妮。两年前，她决定搬去南边，因为那里的冬天更暖和，而且再也不会会有该死的雾气让她上了年纪的骨头疼了。不愿意冒险横穿太多领地，艾泽凯亚婉言谢绝了和她一同搬走的邀请。作为一个Beta，在撞见陌生狼群的时候，安妮比他更有可能协商成功。

这漫长的一天一点点过去。有客人把一整个超大杯打翻在楼梯上，洒得到处都是。因为接连搞砸了太多订单，艾泽凯亚被玛丽亚骂了一顿。客人们都吝啬小费，送外卖的人迟到了，艾泽凯亚没受伤的那只手腕还被蒸汽烫着了。当轮班结束的时候，他终于感到释然。

他在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努力保持着清醒。

经过街角的商店时，他停了下来，进去买了一罐花生酱和几

个苹果。他也没多少钱买别的东西。他已经很久没有正儿八经吃上过一顿饭了，甚至不记得上一次有余钱买新鲜食材是什么时候。反正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太饿，所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爬上通向公寓的楼梯，转动着钥匙打开房门。他用几天前剩下的面包给自己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吃，然后爬上床。他盯着房间的天花板，直到最终熟睡过去。

\* \* \*

他猛然惊醒的时候肯定是在午夜之后了。

Alpha。

在那一瞬间，艾泽凯亚觉得这个奇怪而迷茫的想法、这个在他唇边喃喃的词语，不过是另一个梦的残余。但紧接着，他就听到了远处低沉的狼嚎。艾泽凯亚的心脏怦怦跳。他直直盯着自己的窗户，上面反射着街对面酒吧里闪烁的霓虹灯光。绿色和红色，就像圣诞彩灯一样，霓虹字的反射因为外侧玻璃上积沉的污渍而有些变形。

他的手腕阵阵抽痛。

他听到外面金属叮当的声音，有人在防火梯那儿弄出了声响。

另一只狼的气味猛烈地袭来。艾泽凯亚用床单把自己裹住，

迅速地从床上往外爬。他膝盖着地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疼痛刺激着他，他恐惧地扭过头看向窗户。

一道阴影叠在窗户上。

艾泽凯亚把被单从腿上扯下来，然后爬了起来，踉跄地走向门。他听到爪子刮划着窗户玻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恐惧沿着脊椎处向下蔓延，他惊恐而又迷茫。他无法辨别这气味是否属于他在公园里遇到的那个Alpha，他现在只能闻到自己四下弥散的、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恐惧。

他手忙脚乱地摆弄着门闩，用力拉开了门，然后直直撞上了在门外等着他的那个狼人。

Alpha。

艾泽凯亚只见过这狼一次，但是不管在哪儿，他都能认出这个男人。他比艾泽凯亚更高，更壮硕，浅棕色的头发很短。在阴暗的走廊里，在那盏从来就没亮过的灯下，他的眼睛是深色的，嘴角上扬起一抹掠夺性的微笑。

艾泽凯亚颤抖着后退了一步，Alpha的气味带着威压淹没了他。他的掌根不自觉地按在发痛的阴茎上，目光垂向地板，双眼刺痛，等待着被生吞活剥。

“Omega。”Alpha说着向前迈了一步，他的声音比艾泽凯亚设想的要温和一些。他伸出手牢牢地钳制住艾泽凯亚的下巴，逼迫他扬起头来。“Omega，你叫什么名字？”

艾泽凯亚结结巴巴地念出了自己的名字，声音小得近乎耳语。

“你叫‘凯亚’[2]？你刚刚是说你叫凯亚吗？”

艾泽凯亚颤个不停，他没法去纠正这个Alpha。他使劲点头，在听到爪子扣响窗户的声音时战栗了起来。

Alpha瞥了一眼窗户。“丹，他在我这儿。”

不需要他抬高声音，另一只狼就能听见他的话语。当那只狼爬下防火梯回到街上的时候，金属板发出了尖锐的声响。

Alpha减轻了握住艾泽凯亚下巴的力道，但是艾泽凯亚还没蠢到试图从他手里逃脱。他移开了目光，避免和这个Alpha对视。他不想挑衅这个Alpha。他不想招来这男人在原有打算上更加粗暴的对待。他眨了眨眼睛，一滴眼泪滑下他的脸颊。

Alpha松开艾泽凯亚的下巴，然后探向他的左手腕。他把艾泽凯亚的左手腕拉向自己的脸，嗅着覆盖住咬痕标记的绷带。紧接着，他从喉咙深处发出持续而低沉的声响，就像是吼叫一样。艾泽凯亚和他体内的狼一同颤抖着。艾泽凯亚紧张地阖上眼，头垂向另一边，向这个Alpha露出自己的喉咙。当Alpha将嘴贴上他大片的皮肤来回吸扯，獠露出的尖牙压在他的喉咙上时，他差点大声叫了出来。

急渴的热潮在艾泽凯亚身上涌起，他从嘴里漏出一丝呻吟。他.....想要。天哪，但是他真的很想要。他想扯下自己的衣服，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跪趴在地上，将自己展现在他的Alpha面前。他的狼因为这种需求发了狂，在他体内一刻不休地骚动着。艾泽凯亚的每一丝本能都在逼着他盲目地屈

服，尽管.....他想要的远比这多得多，天哪。难道他真的不配得到除了交配之外更多的东西，或者他真的如他父母所说那样不过是一个渴望被操的娼妓？他不想在刚刚挨完操之后，就被丢去满足狼群中下一个排队等着操他的人。想到这里，他不禁呜咽出声。

“就是这样，”Alpha低声在他耳边，“这才是我乖巧的小Omega。乖巧的小骚货。”

“不！”艾泽凯亚推开这个Alpha，恶心与反感盖过了一切。他的爪子伸出，然后他感觉到自己的尖牙也露了出来。他的狼无法控制情感，夹在欲望、愤怒与恐慌之中，犹如笼中困兽。

Alpha惊讶的表情很快被愤怒取代，而艾泽凯亚急速地后退。该死该死该死，他竟然对着一个Alpha说“不”。他还推开了他，并且现在正向他露出爪子。这个Alpha会因此杀了他的。艾泽凯亚伸出胳膊环抱住自己的身躯，爪子刺穿了他的薄睡衣，深入到皮肤之下。

面前的Alpha的嘴角弯出一个扭曲的弧度。“我宣布你是我的，Omega。”

艾泽凯亚点点头，滚烫的泪水盈满眼眶，模糊了他的视线。

Alpha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朝他走了一步。“到我这里来。”

他的狼渴望服从这个命令。这个Alpha比他更加强壮，更加高大，艾泽凯亚的狼为此惧怕着他。他想在这个Alpha面前



匍匐爬行，然后再一次裸露自己的喉咙。他希望这个Alpha能让他做“该做的事儿”，然后消缓那让他像暴风雨中的狗崽一样哀鸣呜咽的恐惧。艾泽凯亚用手抹去自己的眼泪，向这个Alpha走去。

他不想这样做，但他太虚弱了，无法反抗。他是一个无力而脆弱的Omega。

Alpha用手包住艾泽凯亚的胯侧，把他拉近。艾泽凯亚可以感觉到Alpha发硬的阴茎顶在自己的裆部。他同时因为恐惧和情欲而发抖，忍不住在Alpha身上磨蹭自己。

“就是这样，”Alpha说，“这就是你想要的，不是吗？”

艾泽凯亚哽咽着啜泣，然后点了点头。他的阴茎也硬了，在睡裤下搏动，淌着湿液。

“让我看看你有多想要。”Alpha说着，双手滑向艾泽凯亚的屁股。他换个姿势，然后艾泽凯亚发现自己正跨坐在对方的大腿上。“来，Omega。来吧。”

艾泽凯亚紧闭着双眼，把脸埋进Alpha的肩窝，在他的大腿上来回蹭动。Alpha紧抓着他，引导他进入一个节奏。他的睡裤被前液打湿了，当他贴着Alpha肌肉发达的大腿上下晃动的时候，布料拉扯着他的阴茎和囊球。

“来吧，”Alpha热烘烘的呼气吹在他的耳朵上，他的气味到处都是，让艾泽凯亚感到晕眩，“来吧，凯亚。”

艾泽凯亚倒抽着气，急喘吁吁地念着那个他醒来时就落在唇边的名字：“Alpha, Alpha, Alpha!”

Alpha在他猝然痉挛的时候把他按住，并且在他高潮的时候一同战栗起来。“没错，”他说，“这样才是我欠操的小骚货。”

屈辱感吞没了他，然后艾泽凯亚又哭了起来。

[1]The Market，集市区，旧金山地名；Cesar Chavez，凯萨查维斯大街是旧金山东西向的一条大道。

[2]此处原文是“It's Kiah”，发音与艾泽凯亚（Ezekiah）相似。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